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

刻本無有以下諸

巍巍下疑是衍字。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卷之五

湘江之源出粤西陽海山、入永州與瀟水合、入衡州與蒸水合、入沅州與沅水合、蒙守志偁湘御曰上湘湘潭曰中湘湘陰曰下湘。

雲南巡撫堂聯、海上碧雞如舊、安得神仙漢中郎持節遠臨何當郡縣其土、子弟其民奉正朔而稟職方、穆穆於斯為甚。滇邊銅鼓猶存、盧傳靈異蜀丞相懸車深入、豈似中外一王車書一統、聲天威而歌帝力、巍巍古獨隆

貴州貢院聯、太岳高標錢唐遠派、大宗工以人事君、試看奕鼎琳琅盡歸鴻造、黔山秀拔聖水澄清、名節度求賢為國、笑桂笙歌鰲戴奇入龍門、蓋大主考山東人副主考錢唐人、故首聯云

然、

雲南藩司堂聯刀耕火耨之地賦稅不得免焉何術而闊大家、
艸衣木食之民佚億淍未已也、自偁奚取旬宣
癸酉正月十三日部議議得原任總河靳輔疏、山東東昌府通
判原管十一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理綿長不能分身
兼顧今查德州原設有管河州判一員但德州河道止于以一十
八里誠可兼歸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出添入東昌府改為下
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
八州縣衛河道駐札武城縣仍以現任通判改為上河通判、分
轄聊城唐邑博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郡城、又直隸河
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專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

八百里內天津同知止于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州縣衛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處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舊責令通判修防挑浚催儹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三衛河道與夫重空漕船一并分與天津同知專管修防挑浚催儹至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該縣與濟鎮巡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東武城恩縣二縣之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魚台滕縣二縣之中故城現隸河間府管河通判專轄遠住泊頭沛縣現屬徐州同知專轄遠住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東昌府下河通判兼轄將沛縣改隸山東伽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

道州縣俱有管河丞簿以專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河南皮吳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係典史帶管之典史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隣近城僻之縣可以不設縣丞亦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豐東明元城滑縣等縣俱可通融裁幷應將冠縣之丞裁去改為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之縣丞裁去改為吳橋縣管河縣丞將南樂縣之丞裁去改為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之丞裁去改為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為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縣主簿裁去改為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並長垣縣新涇黄河徙至境內叔築堤工俱應歸幷各縣之丞

又大名縣亦有衛河並無專責應將東明縣縣丞裁去改為大
名縣衛河縣丞專管而責成之并內黃濬縣二縣管河縣丞俱
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于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資其
東流清運而修武湯陰二縣並無專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
裁去改為修武縣丹河縣丞併河南武涉縣管河縣丞令懷慶
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之丞裁去改為湯陰縣衛河縣丞又
安陽縣恒水流入衛河濟運令該縣縣丞專管疏濬一并交與
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獲嘉淇縣管河縣丞輝
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
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頗煩更兼興泰如通
州縣之下河地方遼闊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

水壩且又建閘疏通一切溝洫渠堰不必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興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幅員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綜理應與該州州同酌量分管以期無悞若夫如皐縣亦无管河專員查泰興縣僻處空閒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為如皐縣管河縣丞其通判興化鹽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縣州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令廟灣同知兼轄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俱各因事設立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專員專成分管已經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繁多相應無庸議奉旨管河官員分調設立之處俱照該督題行

頹乃來堂聯云、明哲保身、醉月高風杯在手、大夫告老餐霞舊德扶笻輒又云、性不因人熱、情能到處流、亦佳

康熙二十七年平武昌塘報六月二十四日、湖廣提督徐治都督兵馳抵金口、初遇賊擊敗之、隨遣廣發牌諭招携逆黨、二十八日、擒陷逆撫標把總沈朝相等五人、密數偽夏包子于五月二十二日、密糾裁兵、衆各官上撫院衙門、蜂擁擒御脇從撥隨逆總兵楊兆先統驍蒲圻、共一千四百餘名、約期進勦、請為內應臣思我兵已揭逆賊肘腋、咸蒲二邑、關係岳常一帶要害、隨給諭密授機宜、屬期速行去後、于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擒楊兆先并先兵九百餘名投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殺傷、自六月二十二夜擊敗之後夏逢龍窺我兵單私回武昌、起發戰船急兵赴金

口、又密期楊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後路、令兵齊從臣軍前止
有本標官兵二千餘員名、偏撫標兵三百、辰協水師六百、行協
二百、岳州洞庭共二百餘員名、今由岳州一路前進蒲圻、恢復
咸寧縣、餘寶慶等營尚未調到、俟聞此信、惟戒嚴以待、至初二
日逆、兵水路之船隻泊金口龍床磯下、達磨亭邊、陸路偽兵撲
我營盤、密布山頭、施放槍炮、自辰至酉、揣知蒲城已經投誠于
戎、剋各處齊發、喊聲震天、攻近各營、被我兵槍炮弓矢擊死甚
衆、初三初四、彼此對放槍炮、初五日午刻乘北風順便、又發沙
船、戰船三十餘隻、由北岸而上、順風放下、施放大炮、陸路大肆
猖獗、見我官兵船隻搶風上迎、水陸嚴整、不敢親近、又將船隻
忽攏磯下、船兵上岸、齊力攻我官兵營盤、足督率兵將、登墻迎

斃、殺死逆副將大小頭領官數十員、逆兵不計其數、天晚方收兵停未寸晷又復攻紀各營、直至初六、晝夜截殺銃炮之聲、聞四野、又初七日初更時分、乘暴風天黑、大隊齊紀、我兵冲敵數陣、擊退回巢、見今攻打不休、前後接戰六晝夜、官兵不能刻停臣捐貲賞賚、人人思奮、雖極勞而未見甚疲、臣思此項叛兵、見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敵、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膽、公然四紀、且思在城從叛原兵無幾、何以有如此之多、審括拿獲逆兵供稱在城兵丁、除撫標幾百名已投誠外、原兵不過三千、兼招來裁兵三四千、以及招募無賴等、合二萬多人、今來金口者、有老本兵三千多人、夫扶新募水陸共八千多人等語、臣查此會技杪、若非標官兵擒獲逆首投獻、則我有首尾之勞矣云云、

逆以各路漢滿官兵船隻、尚未逼近、惟臣駐札金口、扼彼咽喉勢所必爭、是以自七月初二日起、今已一旬有餘日、晝夜未得停刺臣惟親列行伍、鼓屬官兵、水陸督戰、逆被鎗炮矢石擊死甚衆、我兵傷亡无多、豈逆于十三日五鼓陸路結隊纍纍、直迫我營、水路乘駕戰沙船、四十餘隻、順風前來、施放鎗炮、意謂我寨若水陸拚命一戰、以為死中求生之策、臣隨將本標辰協衛協等營、水陸俱分二股、其陸路令一股出營結寨逆殺、一股暗伏柵施放鎗炮矢石、水路船兵一股搶風上逆、遏來勢以便下壓、一股靜泊江岸、寨排鎗炮矢石、更番迭出、聯絡水陸、自五鼓鏖戰至酉、逆首施放號烟、陸路約有三千餘衆、一齊奔我木柵、被我鎗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衆、餘逆奔潰、被我結寨官兵搶

殺回巢其水路兵撲我泊岸船被炮子擊入逆船中火藥桶內
燒逆沙船二隻沉四隻逆眾大敗
逆自十三日敗後復調存省兵萬餘于十五日黎明乘北風大
起駕沙船四十餘隻夏包子親領直至紗帽山對江鯉魚料地
方攏岸臣知其牽制官兵前去抵敵乘虛攻我大營復謀臣密
調中軍前去會合彼處駐營衛協都司勦殺去後移時上海烟
起賊船下奔臣指揮沿岸及先鋒營開放戰船鎗炮打壞沙船
二隻淹死逆兵五百餘名該將馳至楊都司營會仝密商案兵
休息俟逆船兵盡數上岸以便一鼓追擒賊果移兵扛擡攪艙
率逆眾布依方陣以為沖我營盤之勢值大風猛雨乘彼兵上
未定我兵齊力一擁推毀攪鎗平踏賊營鎗炮弓矢擊死逆兵

七百餘人、趕落水中淹死八百餘名、活擒僞總兵一員、衆官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赶去訖、臣以吮膽已喪親率水陸官兵合力齊攻、晝夜不休、奮勇奪彼山梁、賊衆如山崩海瀉、奔潰上船、于十六日夜半、水陸逃遁去訖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逵龍十六日帶殘兵數百、連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黄岡縣、被民擒赴振武將軍孛代軍前磔死隨從止三人、廿八日、僞中軍總兵胡耀乾等、殺妖僧僞軍師大員赴軍前投誠、武昌平、

張耕烟、嘉興人、雲南江川縣知縣、僞周時教授諸世子、

闕鐵灘江川人、進士、出家爲道士、被徵其師兄臨江貢生、于雲龍山出家、

四川獄因黃金玉、安徽之亂執兵扞賊守圍圍而不去、

程兼、字柳若、號樵鬟、黃山人家繁昌、有崴溪外譜尤悔菴為之序、

雷如滿州人長沙守偽鄭司直嘗授以兵書、夏逢龍之變糧奐料有功、係提督薦之、今為貴州黎平府副將

李希膺、字雪村、平西將偽將也與韓非有齊名

周少參陳海梯廣東撫九省此二家所製周貴中土陳主外夷

張靖逆幕客宋適之周于柔極言其人今出家于華山為道士

施雄山隴州人在秦州園城說偽監道焉　投誠者技勇絕倫、不可一世翰墨雜藝無不通惟以傲物不合于人今出家矣法天倩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燧孟陽、李流芳長蘅、婁堅子柔、唐時升叔達也、孟陽號松圓

衡陽鄒統魯、字近野、與王而農先生仝登壬午賢書、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羌万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合大渡河穿邊略千山以合之、至叙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自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万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洞庭湖所受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黄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

是而下，則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焉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為平度州，以濰州為濰縣，併昌邑縣隸之

孤樹裒談，劉人趙可與著

黃性震，字靜庵，漳浦道士，為鄭氏百夫長，投誠後為千夫長，在姚總督麾下，以招劉國軒說姚，姚命往探，得其肯綮，頗假以間之，為致國軒書，誤遺臺灣，遂有疑，因說國軒來投誠

漢陽府魏晉末為沔口重鎮，蓋漢水入江處，居完謂之漢汭，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魏初定荊州屯沔陽，復移夏口，晉陶侃為

荆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成留漢上經營襄郢、趙元鎮上疏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是也。至長江之險、與武昌於剣門戶、曰大別山、三國吳之所守者禹功磯也、磯之旁為鐵門關、古置戍守、商船鱗集、闤闠外屏、則今之漢口、而蔡店沌口音撰新灘百人磯、亦皆要害、至劉家隔居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萑葦叢密、盜賊竄匿之區、明正德間丘仁、楊清倡亂于漢川之同垵嘴、聚万人立寨沔陽之麻易、偽稱大王、臺臣奏聞、以右布政司陳鎬副使蔣昇率漢土兵擒之、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百里、群盜出没截掠商賈、知縣吕應會率兵捕之、盜拒戰、割應會左耳去、隆慶元年、群盜白晝入劉家隔市鎮、殺捕盜人役、解其支體、地方團保不敢窺、其猖獗如此、皆防禦當嚴之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尊偁、通曰道人、其姓則皆所從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釋子、宜從釋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擧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偁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偁者、疑亦尊礼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禹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即吳王僚開以為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

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為水渺瀰之狀不以為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言嶓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以謂之沇水乃知聖賢之一字未嘗无法也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曰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衡山者是也今謂之衡山或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无緣塚在此古今傳流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即相傳以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

固无足怪、庸俗之言未可謂全無據也越王句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于用夷、故商周之閒變而為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為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為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為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間皆夷狄耶

常德万人傑其父偽周時守倫、後因安撫歸常德以販木在武昌遭夏逢龍之變授以偽總兵劄、併以偽空數十通銀數千金、令歸常德招來誘煽後武昌平、人傑伏誅

蘇秦說韓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今本國策史記皆同、惟尔疋翼釋雞篇曰寧為雞尸、無為牛從尸、主也一郡之主、所以將衆者、從物者也隨羣而佚制不在我、矣、此必有據、且于縱橫、書合

今本口字當是尸字之誤後字當是從字之誤也
李登周顒沈約陸詞之書及唐韻今皆絕傳宋韻屢變皆一東二冬三鍾者也最後爲平水韻夫切爲源韻爲流源寡流疏源分流合今欲爲其寡者分者豈可不適疏者合者乎度曲須知亦有見于諸聲之道爲韻所束遂致支離破碎豈可蹈其覆轍耶
汪涯字万頃漢陽人賈似道爲宣撫時請爲客元世祖圍武昌似道亡和師退當依露布獻功涯瞋目曰啗以利而退其師又冕弄主上何露布爲似道怒擬殺之其母聞之曰汝以直死我則不朽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涯有江帆詩及采石獨酌之詠江帆詩江帆去去何腸斷千古萬古越王臺掃風黃葉晚風定
飛盡碧爲回平生無成作筆硏万事不理閒樽罍年七

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采石獨酌詩云、欲落不落月在手、百年幾何持釣綸、不知春色萬象表、綠烟漠ヒ入江濱、天翻地覆有今夕、酒醒詩成無可人、向來談笑今黄土、墮淚未了雞司晨、

壽昌無明、博山無異

天童悟赴黄蘗請上堂云、隻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往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

金粟費隱諱通容、閩之福清縣人、唱水岩詩云、岩上草色肥、岩下水流急、策杖上岩頭、空山人獨立、

資治通鑑司馬光撰、劉攽劉恕范祖禹暨子康編攽、字原父清江人、恕京兆人、祖禹、字淳夫華陽人、元豐七年上呈、光自出知

永興軍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皆聽以書局自隨歷十九年而成

周敬王庚申魯西狩獲麟後敬王尚立五年元王立七年貞定王立二十八年考王立十有六年威烈王戊辰立至戊寅册立三晉凡七十年而通鑑托始避續春秋之嫌也元四明陳桱字子桱明洲奉化人有通鑑續編

(明)商輅字素庵有續編宋綱目

吳暢春字梅初漢陽人崇禎八年以吏員為潛山縣天堂寨巡檢時流賊自河南東蔓延安廬黃麻間暢春謂天堂雖小鎮而北扼舒六西連英霍南包桐太勢為賊所必爭苟或飄忽奚恃且震驚江皖矣造器械積糗糧募勇敢練鄉兵結死士據岩險

揞書衣裾，有誓死報國，負盟天誅之語。史閣部可法方備兵安慶，心知暢春賢，馳札相慰勞，且曰賊氛未殄，主上焦勞，凡為臣子，皆當枕戈歃血，共奮同仇，官有崇卑，忠義無兩。暢春益感激自命矣。是年十月，賊來犯乾坎，暢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瘡愈疾，賊欲走金鐘潭，闢路已先斷，始大懼宵遁。乃于明年二月焚掠英山，以漸近天堂。慕暢春結草千束，深夜縱為疑兵，賊復驚退。可法又致手書，以冦雖退，而必來，新穀既登，正宜預備，且深嘉暢春積粮守險，語諄諄如家人。暢春太息曰：此一腔血，為知己者洒矣。又踰年丁丑正月，勁賊十餘万，漫入至榿水龍潭，暢春用炮弩力戰卻之，賊更从旛竿嶺搗查林河，暢春抒戟再捷，相持至二月壬午，偵者來言賊僅七八十騎可被也。暢春奮往

遇賊于埭口，斬有十七級，然已墮賊圍中矣。丁亥，賊偽以百人誘戰，暢春窮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夾擊我師且盡，身奮猶力鬥久之，手及數賊，力屈被執，賊且逼降，暢春大罵不屈而死。固南踪太湖守備趙蔭亦死之，可法閣報，深加悼惜，以其事白應天巡察御史張萱，萱為請議于朝，命兵部查議，于是尚書楊嗣昌等奏曰，趙蔭以加衛守備，領新兵三百人，去太湖九十里，戰于雞飛灘，勢窮身陷，忿賊自亡，吾然壯夫之槩也，暢春以卑卑末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卒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死于梅家寨，報國勤銘，任褱遺墨，凜凜烈士之風也，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愧此兩人者多矣，當武宗世宗之時，知縣段獨王鈇唐一岑、頭目鐘富等俱以戰流倭羅戰亡恤錄，今宜贈趙蔭懷遠將

軍、襄陽春木自三等、贈建功郎安慶府經歷蔭一子世襲外衛所鎮撫、仍入祠潛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楊春子諸生卿請于宛城劉太史若宰、為作吳梅初傳

投瓊即今之擲投子、今作骰非也蓋取投擲之義而骰字即股字不音投

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曰青雲、謬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曰、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々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

施李太白詩、織客張兜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岩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考其傳、相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輩矣、以之作配、瀆倫甚矣、案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嬛依是也、然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緣秦人焚書、太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是即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

以坟墓渾而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立墓起墳非也

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〻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君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為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寃杜征南獨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卯明能無扼腕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耳案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之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真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覧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知

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審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于江浮者沉也反言之也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故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鴟夷乃墮後人于疑網之中

世俗匆匆不知所由案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旂所以趣民事者故匆遽者俗為匆匆

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倫也礼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豈是較士

今世所俗返璧蓋左傳所謂受飧返璧也若以周敬王事擬之則佳泰始王擬之則不雅至無識者以返璧為完璧用藺相如

事尤為謬誤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戊熱、重陽戌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誤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曰、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赧王一十六年當其時宜云八百歲、而云七百、何與、因孟子雜考他書、知為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曆一周无疑也、漢皇甫謐曰、武王即位在乙酉、與所傳己卯相去六年、予謂從乙酉為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即失紀六年與、□歸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

出奔、二相共和聽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靜、爲宣王、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四年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百餘歲、信不誣也

禹貢曰既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鯀、是執于成敗之見耳、案北方尚有鯀堤、城郭亦始于鯀、當時偷水而作、至今因之、鯀之功德信遠、然後知舜不宗瞽瞍、而禹獨宗鯀、誠有可知之理也

篇海類所載字學書曰、大篆十五篇、周史籀作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訓纂一篇、揚雄作續訓纂十二章、班固作蒼頡故、杜林作蒼頡訓纂、杜林作急就一篇、史游作字勢一篇、衛恒作古文字號、馬融作鄭玄注古文尚書、杜林作賈逵

作考證七篇薛尚作說文十五篇許慎作汗簡八卷郭忠恕作變法偏旁
五百四十部意李陽冰作字原一卷林罕作偏旁小說林罕作六書略二卷鄭樵作
說文繫傳徐鍇作六書補正六卷徐鉉作復古編二卷張有作五聲韻
張有作玉篇六卷陳彭年作嘯堂集古錄二卷王球作韻會牋黃総作碑本
隸韻十卷劉球作紀原一卷劉球作古文四聲韻五卷夏竦作隸釋二
十七卷續隸釋十六卷 釋傳十卷洪适作別字十三篇孫強作漢
隸字原六卷婁機作五音總要五卷高似孫作元尚一篇李長作切韻總
圖二卷司馬光作倂了部頭二卷 俗字背篇四卷 韻類十卷李燾
作六書正譌六卷周伯琦作六書正義五卷 四聲類譜二卷 六
書精蘊八卷孫恒作景精蘊乃䑂莊張作六卷云八卷孫恒作譌正本分韻十七汪起作玉
鏡篇海四十卷韓孝彥韓道昭作字學正韻十卷 六書故六卷戴侗作

監本六書統二十卷楊桓作 切韻指南一卷劉鑑作 貫珠集一卷劉鑑作 等子韻三十六卷釋真空作 六書詁六卷 字韻集成以下卷 字林十卷 玉篇廣韻二十卷 經史正韻十卷 海底金一卷 彙粹二十卷 洪武正韻毛晃著 對韻音訓八卷 四聲篇海 集韻五卷 金石韻府六卷 川篇十卷 龍龕一卷 搜真玉鏡八卷 字海五侯鯖十卷湯顯祖著 韻畧二卷 奚韻一卷 古世本一卷 篇韻直音各五卷章獻著 佑書韻篇四卷 文字音義一卷 字類四卷 詳枝篇海二十卷趙新盤著 古文韻會五卷 古今字韻全書十卷楊時喬著 海篇心鏡二十卷劉孔當著 字彙二十卷梅膺祚著 六書廣義四十卷趙宧光著

始皇坑儒只是掩其不知而加害非直摠土而爲坑也今民間

訟牒，亦有坑陷之詞，長平新安之坑，亦若是而已矣

文君當壚，壚字不從土，蓋賣酒區也，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爐，故名，非溫酒爐也，當時方言阿堵猶今之儞這裡只個也

天王天皇攷　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宣鑑，鑑出雪峰存義，岩頭全奯，其雲門法眼二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源，條集傳燈，未識從上碑板，謬收龍潭，系于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始，由于道源，百世而下，競起而爭，亦始于傳燈也，張無盡公，竊嘗疑之，雪峰遐遠，當出馬祖，後得達觀穎公所獲節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峰為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洎此駭人，果不

（一）

謬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朝難歸、此位山容和上五燈嚴統之所為作也、然辯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錄矣、不辨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岳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峰答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畧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敘明雪竇重顯為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顯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錄、辨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于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辨清天王、梅岩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塟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紀、載入天王碑銘、現載北藏我字函中、明有少林聯芳碑記、原載天王于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

載天王黎眉敎外別傳天王係于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岩傳燈世譜編正天王吳定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于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花五葉之圖雲門法眼詳于天王王谷正名錄僧悉天王之由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玄素為元素歐陽貶夷陵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卯元素一首貞元十四年石刻黄牛峽下夔州巫山畔石刻亦然可考也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遂曰嚴光其臺灘俱以嚴稱又如蘇州因吳殺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山上人亦稱為胥臺也吳滅人又稱為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奈何吳人稱胥為蘇訛孤為姑從之 陳因山

名遂更為蘇州

邠風曰無衣無褐鄭氏云褐毛布也此說非是褐乃約褻短衣不黄不皁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褐夫以褐夫對万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褐為毼遂云褐毛布也不知褐字從衣毼字從毛乃今之斜毼價貴于苧麻多矣豈賤者服乎

左傳輔車相依杜注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倚故曰相依唐韓文公詩云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一牙無故脫去今人不知直以為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如此之彖有八訟之外蒙豫隨蠱恒解井皆于卦名上截句童蒙初學時塾師點句

混上遂以健訟相連今日潁民好訟者曰健訟殊為大謬

離騷注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日小至壯至老但遇生辰輒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豈不大謬湖泉先師嘗曰初度謂初生之時日尚未離初度也

行李之李字恐誤蓋李字人姓外无別義行李恐即行使也案舊之使字作以[illegible]字傳寫誤作李耳

葉少蘊燕語云予讀譙黃州號東坡居士所其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翁泉詩東坡自注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近亦有東坡畫竹下有老泉居士朱文

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號、亦可疑、若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遂加于其父耶。

世說王夷甫答樂令云、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元著、本作箸、後人從艸作著、乃俗字也。凡著述著作、俱用箸、弟傳寫日久、遂難變易耳、

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今人讀以為籍、大謬、

今人呼私印為圖書非也、古者圖畫書籍皆有印記、後以印記為圖書、正如豎碑于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為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無有正之者

詩經豳風谷風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為淫新婚而棄舊室者作、

今賀人初娶、倆宴、爾非惟詩意不合、且是再娶事、詞大不美、
自夏門至澎湖七更、自澎湖至臺灣五更、凡十有二更、
海船上司羅盤者、曰䑸長、置一龕、下鋪細砂、安盤于上、取平、周
回置燈、䑸長晝夜視之、較之以刻漏、而定方向焉、其水之淺深、
泥之顏色臭味、皆知之、總之毛髮不爽、一見山則事在舵工、䑸
長之任卸矣、
臺灣土蠻、男子皆贅婦家、而從其姓氏、故俗貴女而賤男、向也
男女皆無衣裳、今女亦以布纏身矣、今臺灣已立學黌、鄉試必
舉一人、
臺灣惟有一城、乃紅毛國所築者、臨海畔、俗呼紅毛城、鄭氏向
居之、今臺灣府治不在此城內

臺灣知府蔣集公家人翁總管、于康熙二十三年自臺灣歸、過澎湖遭風折舵、急安櫓、櫓亦折、遂斫去其桅、割斷篷索、舟中惟木鞍四具、以纜沉之海中、隨風浪飄泊、任其所之耳、凡二十八日、水久竭矣、舟中二百餘人渴死者四分之一、死者之尸、以氈裹之、從水門投海中、巨魚日俟其下、隨取吞之、慘甚矣、後至一處、見竹水蔥蔥、知有地矣、然未見其人、隨放銃炮以驚之、久之有象四十餘騎、自叢篁中出、其人言語不通、畫砂為字、則可識蓋安南國界也、既登岸、則以兵圍之、食以魚飯、錮之茅屋中、奏聞國主、然後具舟送至瓊州界、

人初入海舶、必暈眩嘔吐、久亦安之矣、迨震蕩既久、初登平地反昏瞀搖顫、行則顛仆、甚矣慣習之能移人也、能不慎哉、

楊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說文、堪輿天地之神也、今俗地師為堪輿者非是

書雲二字、世多誤用、案左傳僖公五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注、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啓立春夏、閉立秋冬也

左傳昭公元年、參商兄弟事也、他人不切

詩曰日居月諸、居諸語助辭、不應實用

詩卷阿、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篤公劉、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朝音潮、山東迎日曰朝、山西送日曰夕

金剛三昧經、失譯人名、附北涼錄、案梁慧皎撰道安傳、有云自漢魏迄晉、經來實多、而傳譯之師、不言其名、後學追究、莫知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眾經有據、實

由其功、又隋朝費長房（漢亦有費長房地仙也）先為沙門周沙武汰反俗、隋興文帝詔為翻經學士開皇十七年、進歷代三寶錄十五卷于中載金剛三昧經是梁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兩目錄中為失譯源、今還附入涼世、又如三慧經等皆標僧佑錄安公涼土異經、今附北涼錄云考安師入藏在于晉孝武大元十年乙酉、明年丙戌呂光偁後梁、又越十五年辛丑沮渠蒙遜始偁北涼、今指入涼世、應是涼州張氏稱國時、必非北涼也、又三寶記載苻秦道安亦嘗譯經二十四部、況偁僧佑新集道安涼土異經或即道安法師之所譯與

又案金剛三昧經有新羅國元曉法師疏考宋贊寧高僧傳載元曉國師、新羅國人、初與義湘法師、發心航海求法、至唐州栝

暮遭雨宿于土龕間乃古塚骸骨旁也、已而致疑恍然、悟三界
惟心之旨、即還國中、著華嚴經疏、大弘員頓教義、一日新羅國
王因夫人腦瓔癰腫、巫言應往大國求藥、王即遣使渡海、舟行
將半龍王邀入宮中曰、有三昧金剛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
也、今托夫人之病為增上緣、令持此經至彼流布、又云、汝去上
白國王、當請元曉法師造疏講演、夫人之疾自愈、使還具陳、王
即請法師造疏、曉乃悟是經以本始二覺為宗、白王具角乘、將
几案在兩角間置筆硯、始終于牛車造疏成五卷、夫人之疾果
愈、王剋日請曉于黃龍寺演義、又因簿徒盜其疏去、復重錄成
三卷、名為略疏、後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傳入中國、後有翻
經三藏改為論云、宋儒覺範禪師林間錄中亦載俞事、明萬曆

宋顯聖澄禪師有注，而華嚴元談宗鏡錄智證傳等，皆引用金剛三昧經語貫覺略疏，又引東海疏說略，見一班第全書不可得見矣，又翻譯名義集中，載僧道（法眼嗣）有注，今亦無傳

天台華頂沙門誅震撰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十二卷，師號仁山法嗣尉剖公退居姑蘇太平山白雲石（禪）寺華頂仁叟自著書目

金剛三昧經通宗記一十二卷，

禪宗正傳燈史二十五卷輯明土諸祖迄于天童，凡六十七代之傳，各系以表

名宿分化燈史四十卷，輯四祖下法融及六祖下二支五宗尊宿，止于第十五世佛鑑佛眼一輩，凡一百六十四家

濟宗續補燈史一十六卷，輯臨濟十二世至三十世，自東山演及照覺勤下旁出法系，除徑山果餘皆指月錄所未載者，凡一十九世計四百

八十四家　三峰燈史八卷、輯三峯鄧山兩世下諸尊宿、共為一編、濟洞燈史續畧六卷輯天童下兩世尊宿、及洞宗先輩、并法嗣世數未詳者合成一編　法苑獻徵錄五卷編輯古今尊宿唱明之語、及天童三峰授受事迹并法中先輩交誼如序跋簡牘書銘筆記法語機緣之類　燈史紀年三卷校定周昭王甲寅至明崇禎甲申傳燈中攷年紀事

惕厲本乾九三古注夕惕若厲句、淮南人間訓夕惕若厲以陰惜也漢書張竦為陳崇奏王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元賦夕惕厲以省諐兮、唐白居易賀雨表、發于若厲之誠敬作如膏之澤、今人亦常用憂勤惕厲

帶礪、帶衣帶、礪砥石言山河即微小至此、此盟不改也、非張大

語、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記貨殖傳、今人以湖廣為三楚大狹矣、

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今以蘇州為三吳非

魏斯趙籍韓虔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謂之三晉、今山西河南北直三處也見資治通鑑、今人直以山西為三晉者非

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為翟王、王上郡、謂之三秦、見史記項羽本紀、今人以陝西為三秦者非、

詩小雅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明道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也魏文書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今人但用景仰二字者非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穀梁公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

古注疏棄此兼用古注疏暨諸家傳後不知何緣遂并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為主左公穀第一條攷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人矣禮記專用陳澔集說古注疏盡并不講近日舉子文飾心勦說浮蔓無根誠舉明朝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苟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永樂十二年上在北京應天鄉試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為攷試官至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穎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猶以宮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璲等以上幸北京俟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為左中允賜出身尤為異典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是濫觴者、言其始出之微也、唐元宗孝經序、濫觴于漢、皆糟粕之餘、今世之用大非

陽溝、有書為羊溝者、崔豹中華古今注曰、羊溝為溝以阻羊之觝觸也、又曰楊溝、植高楊于其上也、詳之當是陰陽之陽、蓋潛行地中者曰陰溝、則顯行于地面者為陽溝矣、

周禮春官小史掌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觀此則忌諱二字、胡可妄用耶、

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矣。

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今人

論兄弟事多引棠棣為言而因常誤為閒有書唐棣者反致爾疋諸書乃知常棣〻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移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乎

左傳成公二年杜注云不中為之役使史記始皇本紀吾全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晉人尤多此語中字皆作去聲讀

明季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也世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也嘉靖中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議者不擧此以聞于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舉古祖宗舊制原用勳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受人儀物謙曰拜領然不獨我受望人受亦言領趙松雪與人
東云輙有素絹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領又云拜手持納希笑
領之

捭闔捭音擺開也今書作押謬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
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
農月于是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兑與
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兑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
瓜淮兑運令南京各衛官與浙直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兑
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由是兑漕又變為長運矣

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張空弮冒白刃弮音圈又音患亦

作桊、皆訓為弩末、史記、長平四十万衆、張空拳、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漢書師古注曰、拳、丘權反、讀以為權聲之權、大謬、乃至竟有刻作拳字者

尚書音上、官名與書名皆當作去聲、讀平聲者誤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之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在二十馬韻中、宜與鮓叶、而南都惹作熱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與氏之音承帋切、視之音承矢切、在四帋韵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以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與第呼、屬去聲、皂隸之皂、造作之造、音

與早全而讀作去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全也而作入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略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弔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弔卷、或曰弔鈔積、村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為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麪、張蓋曰打繖、屬文起艸曰打藁、稟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者稟、毆以杖擊也律有鬥毆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謔罵曰毆、帳之為言張也、一曰幬謂之帳而呼簿冊紀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持也資也、下把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稟、一作懔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

句取于下其札曰桌足正也、音與雅同詩大足小足用此字、今借為布叚之疋、音匹者、分別事辭也、侮此个為這个是也、今以侮人之不老實者曰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為休暇之假音緣、造假給假、此與本義乖而用相習者也

漢制以右為尊、以貶秩為左遷、居高位曰右職、仕諸侯曰左官陳平以右丞相、避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凡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右文之世、並用此意、自宋設左右僕射、左右諫議、左右正言明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官皆尚左、不復以右為尊矣今人貶官猶曰左遷、傳尚文猶曰右文、不合于今、然循習已久不可變、且亦足副無害于義、

敭歷之敭，即揚字，古通用。今人偁人居官日久，中外屢踐者曰敭歷，即書歷試諸難之意，乃見有讀敭作踼、或寫敭作賜者，何不考之甚耶。

張端義貴耳集曰：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太元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邵堯夫曰：凡一代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橫庚庚是也。

易曰：見群龍无首吉。張萱疑耀曰：王弼曰：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為物之所不與也。孔穎達未疏无首之義。今人謂龍之剛猛在首，乾之六爻皆用九，是純陽之卦，不宜復濟之以剛，必變而為柔，是无首者无剛也。予謂不然，通乾之卦皆是陽剛，必純剛而後可為乾，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剛是無健也。幾

乎息矣、以上諸爻皆不宜息、豈以乾之六爻而可息耶、且潛見飛亢皆指一龍、而此獨曰群龍、則非一龍可知也、夫首者先也、无首者言當〻時此群龍俱興之時、我不可以身始事也、故象曰、天德不可為首者、謂陽剛既在我、則俟事而動、不宜首事、左傳曰、無為禍始、即此義也、且乾坤二卦、其理相通、坤之彖有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蓋居後而不居、先、在群龍之時、即乾亦宜如此、不特坤為然也、若謂剛德不可純用、必變而為柔、則上九已先詳之矣、而此又言无剛、得無重複乎、宋均曰、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為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政、張萱曰、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制情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只此四字

費宋儒幾許說話

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簭字〻書作籍、六書正譌曰、從竹從藥〻古巫字、巫主簭、古者以竹代蓍、會意、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止言王之道為正道、王之路為正道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別、蔡沉集注亦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辭叶韵耳、予案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徑至于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見張萱疑耀、

今人稱隱士見用爻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尚事、而不知飛之為非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後漢

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于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螭、非熊、非羆為証、然史實無非熊、獨見于此、注杜詩因獵舊非熊、孟詩羆、獵有非熊、則往往循用、而李瀚蒙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用飛字者、且熊又安能飛、俗士可笑、一至于此

窈窕二字、說文解窈、深也、窕、極深也、窈窕幽閒之地也、詩偁窈窕淑女、鄭元箋為幽閒、深宮貞專之善女、揚子方言以美心為窈、美容為窕、故朱子訓詩以窈窕為德、楊用修深辨之、歷引漢魏詩賦所用窈窕二字、皆屬居處、遂以朱子為謬、張萱以為不然、云窈窕二字、原有此二義、詩之窈窕淑女、即以居處與容德並解不兩妨也

今人不知甲字義、而謂令甲即法律、大誤、漢書宣帝紀、令甲死

若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也。則令甲為最先之令矣。故江充傳、有令乙騎乘車、可以互証。至于考室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漢謂大世宅甲第、隋唐以來謂登科目亦曰甲第、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即色黃而味澁、不中飲矣、遂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嶺南張萱字孟奇、所著書曰疑耀、有云八音克諧无有乖戾而不和者、巧言喻兄弟之和止以塤箎、注疏及朱考亭嚴氏緝皆未能發其音乎、因閱歷古今樂歷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為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獨塤箎則二器共為一音、須為宮而箎之

徵和、塤為商而篪之羽和、故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伯宮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气也、其旨微矣、

漢書表及史記漢末改秦歷之前皆書閏九月、蓋應置閏者皆總而置之于歲末也、亦即左傳所謂歸餘于終者也

張萱曰、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日則絕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不卜、至于今之祈雨祈晴者、即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倣古而卜乎、但古人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不待雨暘愆期而後舉之、蓋先己為民祈禱、至于雨暘愆期之日、又復為祈禱也、今建巳之月大雩、古礼已不復行矣、

學舍曰、學官、俗謂學宮、非也、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官謂官舍、蓋官者館也、一職立一官、使之典館、故以

官舍名官、又劉歆傳、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今以學作黌宮、其字于古無拮、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頖宮、半者象玉之璜也、是黌當為璜、字書雖收黌字而說文甚辨其非論字者當以說文為正

張萱曰、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蓋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氏作星與雨俱下、此甚不通、既星與雨俱下、又是夜闇、胡從而辨其為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恒星不見、以為夜明星隕即是本夜、既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張萱曰、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昆吾大彭豕韋亦皆三王之罪人乎、五伯之名當以春秋為正、

詩召南于嗟乎騶虞、宋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

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嘆美之，其說極是。

安石著新經周礼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楊中立著周官辨疑一卷，以攻安石

張采曰，周禮冬官之亡，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案冬官所屬，皆應經理，故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浸滅，蓋戰國時固不可詰，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礼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礼，則知唐所亡之書，明初猶有表獻者矣。

謁見師古注，謂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

文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惧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即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帖而後見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為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涼可除胃熱之病

張萱疑耀曰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言不圖以帝王之樂而作于諸侯之國也蓋有悲焉三月不知肉味者悲之至也此亦八佾歌雍奚取于三家之堂意

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訊以學禮亦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即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即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豈告顏子為邦而終之以韶舞則齊嘗聞韶惟顏子或足以知之耳

爾疋釋親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女子為昆弟之

子為姪，皆學者所當知，而今乃稱父之昆弟為伯叔，兄弟之子曰姪，誤矣。蓋伯仲叔季，昆弟中之次，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又叔兮伯兮，書仲叔季弟，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于廟者，則古人稱伯仲叔姪之義也。今父子兄弟，當稱伯父叔父，兄弟之子，當稱猶子。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為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一百斤明矣。案朱昱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觶，此言較近，蓋一爵為升，十爵為斗，百爵為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曾點浴沂之事，或是前時群浴，因言志而偶及，或是想像寓言，

非真浴也若前時群浴此時對師誇說似非荅問之禮若托興寓言无乃荒誕于師長之前是狂者又一不讓也宋熊朋來作瑟譜嘗言倚瑟三復此書覺得春人沂歸猶帶韵語當時所鼓瑟曲如此時曲終道意亦是一說曾點非有意安排求異三子者三子言異由行志曾點說當時瑟曲聖人喟嘆與點亦以瑟之曲也古有歌有語有道〻者古人瑟歌之餘以其曲道說一遍故曰道如賦家之有亂也故朋來云然不是真浴沂亦不是寓言也

經典琴瑟並言嘗論三言瑟而不及琴何也宋時郊廟之樂其琴以宮絃之中徽定黄鐘引上一徽即大呂商角徵羽亦是中徽引上每徽一律以與瑟合是古之琴不可問矣余意必不如

今人之異于取聲也、新調淫聲、鷁瑣繁響、予名之曰琴之異端

禮有醢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豆醬、北地則但熟豉為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腱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蒟醬、晉武帝與山濤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匏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律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蠣醬、鱟醬、蛤蜊醬蝦醬魚醬珠螺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聶而切之醃藏者、槩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

六朝時呼食為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又謝齋功德饌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一頭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君子不施其親何晏以施為易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也邢昺從之開元五經文字以施為廢弛故陸代本作弛朱考亭從之予案諸子書施皆為殺而肆之故內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齎左傳秦施冀芮晉施邢侯與叔魚于市山海經殺施之晉語從樂代者大戮施莊子萇弘胣胣即施也史記施陳餘周公首戒伯禽正謂親者不可殺也親而可殺是于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又何有于賢士大夫故秦二世之殘骨肉晉朝之戕宗室賢士大夫尚可士其朝耶微子一篇皆論出處大致而以周公謂伯禽章次于中其于九經以親親繼尊賢之意乎

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或曰姓仉音掌齊後也晉有瑯琊掌同前涼掌據宋有掌禹錫修本草者即今孟母仉仉掌通

用字書反仄為仄繼莊曰不知出何書俟考然亦未敢信也
張萱曰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正文資暇錄謂
茶始于唐崔寧黃伯思已辨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
子才魏收勘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窗紀談謂飲茶始于梁天監
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閱吳志韋曜傳賜茶荈以當酒則茶又
不始于梁矣予謂飲茶又不始于吳也爾雅檟苦荼郭注可煮
為羹飲早采為茶晚取為茗一名荈則吳之前亦茶為飲矣第
未不以如後世之日用而不離也蓋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呂
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
人亦不及詳者也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秫田其性粘軟故謂之糯禾食之令人筋

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饑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此物北方亦可種也。

張萱曰：世皆知郡守為二千石，不知在秦時郡之尉亦二千石也。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者。

又曰：古之為民者，儒與吏皆士也。周禮六卿之官，最為親民，而獨無府吏胥徒，不知誰為之吏。竊意興能出長，興能入治，即所興之賢能為之吏也。故經文並稱鄉吏群吏，此時儒無非吏，吏無非儒耳。

有明宗藩，自古未有若是之甚者。神廟時纂修玉牒，至萬曆二

十二年至蜀藉者已十六萬人其後生齒尚未知其數也侯鯖錄載唐元稹行李從易中丞制辭云劉氏子孫在蜀藉者十餘萬人其蕃育之盛蓋相同矣

今人但知科場對策為射策謂如射覆之射是也唐摭言載漢射策謂列數策于几案上令士以矢投之隨所中之策投之或亦一說也但考漢制並無此說不知其說何據

嘉祐中溫公赴崇政殿復考應制舉人于直言極諫科試卷內有圓點兩號詞理高絕獨傷切直而點字號之卷又所對一兩事與所出差舛溫公與范鎮同議以點字號為第四等圓字號為第三等詳定已如議矣初考官以為不當遂更差官詳定從初考遂定點字號卷為不入等溫公抗議點字號文詞理不

敢復言，但指陳朝廷得失，无所顧慮，于四人之中最為切直，若以此見黜，是名為求直言，其實惡直言也，上果以切直不宜采也，乃降一等收之，則蘇轍也，今轍集中所對策原无差舛，豈見收後潤色之耶，轍與軾兄弟齊名，而對策亦有差舛，當時之少年問學未到耳，今制考試，批字號皆用千字文，宋時試卷字號，必另制字樣，故圓點二字，非字書所經見者。

晉楚王瑋傳，有青紙詔，密詔也，說者意以青紙為之，用藥物作書，以水浮即見，今人挾帶文字入棘試者，于青布衣上以藥物寫文字，臨時以水沃之，其字立見也。

上古書籍，編竹為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冗浩重，不便提挈，自製紙筆及墨，乃易去竹簡，誠為便易，然皆寫本，未有刻板印本

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九經校正九經又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于交游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仕孟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經于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者孟蜀也

今秘閣所藏宋板諸書皆如今制御會進呈試錄謂之蝴蝶裝其糊經數百年不脫落不知其何法致此偶閱王古心筆錄有老僧永光相遇古心問僧前代藏經接縫如綫日久不脫何也光曰古法用楮樹汁飛麪白芨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粘紙永不脫落堅如膠漆豈即此法耶

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謂經筵初開在事者俱被恩賞若

繼進者不與也修書之初元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纂修之勞而先或物故又遷别官者皆不追叙惟据進書時現在諸臣恩賞之而已宋元祐間秘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書成而恕先卒恩賞亦不追叙秘書少監劉邠等上言乞依黄鑑梅堯臣官其一子則特典也今當事者能援劉恕故事建白行之亦右文之一快乎

婁堅字子柔蘇州府太倉人書法為三吴第一嘗曰董華亭實美而未學者也

張萱疑耀曰隷有古隷有今隷今之楷書即今隷也世言隷𢿙于王次仲又言𢿙于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為今隷則隷書秦以前已有之

矣水經注亦云隸出自古非始于秦
漢興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籀書九千字課以八體乃得為吏
吏民書或不正輒舉劾之石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恐曰
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字學之重如此
後漢書梁鴻娶孟光舉案齊眉注以案為古椀字又漢書霍光
傳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注已前解為
椀矣
尸子曰楚人有鬻矛及楯者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吾矛之利
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也
矛盾二字蓋本之此
詩夏屋渠渠毛注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

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〻然正與字書以夏屋為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為房屋謂渠〻為深廣呂氏嚴氏皆從之今人則通併房屋為夏屋矣

疑耀曰秦法棄灰于道者棄市此因秦法之苛第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若此余嘗疑之先儒未有發明者偶閱馬經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輙死故石礦之灰往〻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為畜馬計耶一日閱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无燒灰鄭氏注謂為傷火气是矣是月王頒馬政游牝別群是毋燒者亦為馬也因知棄灰于道古人先有此法禁但未必刑之如秦人古人惟仲夏乃行此禁秦或四時皆禁哉以為苛耳

明季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為馬軍乾沒，日惟以枯稭食之，故雖有良馬，不一二年輒斃矣。海馬骨者最佳，火水不能毀，惟以稭漚之遂腐。海馬神馬也，其骨相畏稭，今乃以稭飼凡馬乎。然京師售馬者云，以稭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

嘗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汗皆血，偶閱漢明帝報東平王蒼書，并遺宛馬一匹，言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露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盛者筋力必強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躁疾，氣血愈怒張，必致橫溢，故此所遺馬其血亦有他出者，非謂徧體皆汗血也。

張萱疑耀曰，唐制殿庭皆植花柳，故杜甫詩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曰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宋朝殿廷則

植松楸，而不植花柳者，以見嚴敬也。明則殿庭松楸花柳皆不植，亦有深意。

輦路二字，皆以為車輦所行之路。李周翰注文選，輦路樓陛也。上林賦輦道纚屬，如淳注曰，輦道閣道也，與李說合，是輦道即輦路，皆非道路矣。又甬路亦飛閣之複道，令人以官署塀內之道為甬路，乃世之傳誤也。

宋太祖謂胡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絹購胡人一首，計用絹二千萬匹，則胡人可盡。明制胡首一級賞銀五十兩，是重于二十匹絹，然歲費四百餘萬金，往往不能易胡一首，何也。

漢法凡吏受監臨飲食皆免官，景帝以其為法太重，更議置令之。于是丞相廷尉議，凡吏及諸有秩者，受其官吏所監所治所行

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故此時吏亦得受監臨飲食，第必須償費乃可。不償費則猶免官，故卓茂為密令，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者，茂雖不為聽，然是時受監臨飲食之禁尚嚴，故民得以言亭長耳。因念戰國有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者，漢法實始于此。此法至宋時猶存之，故賈黯起請除舊例送酒食外，不得買製造金帛作土風贈遺，及省司參詳，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及見錢送與人，皆從違制斷定，其收受人坐贓論，其有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入己，准盜論。時曹修知鎮戎軍，受鄜人公用酒已而自首，法司竟坐贓論廢，司馬溫公以為舊條之意，明許以酒食相遺，其有酒公使錢人受還答之物，此謂珍異見錢耳。今曹修止以樽酒饋而自首，已為剡薄，法官又以贓罪加之，剖析一

係以為二事，不察人情，不顧大體，非厚道也。自後所紀如上條，必須贓滿五匹以上方得科罪，其不滿五匹及以飲食相饋餉者，皆勿論，遂為令。嗚呼！古多廉吏，固自古風然，而古法之嚴如此，雖欲不廉得乎？今苞苴公行，至以饋遺厚薄為官殿最，安得賈起漸、曹修輩起而案之。

唐初溫大雅撰創業起居注，後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以編年體為實錄，姚思廉始撰紀傳三十卷。顯慶初，長孫无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劉胤之、楊仁卿、顧胤接其後事，復為五十卷。龍朔中，敬宗又領史職，所作紀傳，或希時旨，或釋私憾，毀譽多失其真。後李仁實、牛鳳及皆有續傳，而鳳及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唐事遂殘落殆盡。已而劉知幾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

撰之章述因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于休烈令狐峘等又足之柳芳又倣編年法作唐曆四十卷張萱云古之為人奴者必髡其髮又以鉄束其頸以為鉗最困辱者故趙王郎中田叔孟舒自髡鉗為王家奴隨王入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意免其髡與鉗也若如今之為人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可為庶人哉今制黄册凡粮不多者自立一户粮少者共立一户此宋制也司馬温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兄郎中公為户以粮少不自立户也以宰相田粮不自立一户亦足以廉頑矣第未知其產所入若何蘭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枋國十年守祖父遺產贍田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

所致于公元與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清修一節則司馬之後如公者指不多屬矣

晉周處常為廣漢太守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之楚而後就徵今之任官每有左遷或降調者輒先辭其小必得其大而後之官與古人異矣

上古帝王無謚號堯舜禹湯是也至周公旦始立謚法謚其父為文兄為武然止一字而已秦始王制去謚法止以一世二世為偁漢仍秦俗故謚亦一字然亦皆死而定名至唐乃生而加美謚多至十餘字以上首明朝雖死方易名然惟臣子二字帝王則亦多至十餘字矣不意元俗猶近古太祖之謚不過六字

太宗以下皆二字，獨秦王太師伯顏者人臣也，生前輒加美謚至十四字，夫考行定名，是非毫不可掩，豈以字之多寡為美惡哉。

張萱曰先大夫令滇時從黔國邸中摹高皇帝御容，龍形虬鬚左臉有十二黑子，其狀甚奇，與世俗所傳相同，似為真矣，後予直西省始得內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須鬚皆如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虬鬚十二黑子也，成祖則有鬍頷環脣之狀，若髯其肩，兩髭橫分，須長裏臍，皆異善冠，衣綠，不正立，與二后若相對意，至二后則以紗蒙之，不敢啓。玉系制玉牒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大拜罷皆載焉，仙源積慶，乃牒中之一款耳，詳雲莊四六所載進玉牒表，自首至尾

皆世系。與朝政並對。今制玉牒乃止載宗室世系。不及朝政。

孟子注。公輸子名班。晉之巧人也。世盡以公輸魯班為一人。曰閱太平廣記。載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為木鳶以窺宋城。似若兩人。又古樂府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矣。

案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匕音熾。今人讀款識如見識之識。已謬。而有以器物形象為款制者。尤謬之謬也。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母曰昭靈夫人。婦為后。母為夫人。豈當時禮制

尚未暇講也特太公乃遺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及弟交之子肥諸人為王三月復趨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猶未議封即群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却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為皇帝七年而太公尚為無人也

康熙戊辰年夏逢龍之變殉難者乃湖北巡撫科糧道葉映榴松江人都使司宣　等諸公耳其他授偽職者則有督標中軍傳爾學受偽職為巡撫督標左營勒其功受偽職為糧道督標右營王相城守李　督標前營李　又撫標沈嘉相皆受偽職為總兵其中惟沈嘉相擒楊兆先于嘉魚首先反正而王相

誅之。其他皆駢首受僇。

夏逢龍于金口敗後，逃至黄岡縣，為生員易為勝所獲，送至將軍瓦代軍前磔死。其始事于五月二十二日，獲于七月二十二日，僅兩月耳。

夏逢龍倡亂時，以譚以禮為偽東閣大學士，蔡　為偽西閣大學士，以胡耀乾為偽中軍，趙得為偽總兵，鎮守黄州府。漢陽人方　為漢陽府偽知府，易正印為關防。

湖廣提督徐治都自常德提兵，由西南來，軍駐金口，檄辰州、物（？）鎮郭忠孝。忠孝至後二日，盛言金口失地利，不可駐兵，與提督左。遂命駐大均山，提屬出單屢不利，歿二把總。急招忠孝來，忠孝恐失大均，辭，得檄而後至。提督見忠孝，涕泣，以全軍付之。令

其總統後卒成功

夷陵鎮總兵嚴弘，自西來，駐兵蔡甸，偏沅將軍馬　自西南來，荊州將軍噶　統滿兵由北來，至應城縣，為賊所困，江南將軍瓦　統兵自東來，未至而賊滅，

自古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釋禮記者，謂詩書禮樂各有師，若夔龍伯夷周孔皆先聖先師也，故蜀殿畫繪古聖賢，其所祀者不止一孔子，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專祀孔子，而以其門人為配，凡今州郡通祀孔子，承開元之制也，古仲春季秋入學合樂，取斗建日躔卯成合氣以合樂也，唐始定春秋二仲上丁至宋政和四年，大學更樂成，凡今釋奠用樂，承政和之制也，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萇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倆，老

萊弟子之所識、荀卿子司馬遷之所述、亦云偹矣、獨未及舌者、舌內藏不得偹表也、緯書所載舌理七重、又鈎文在手、共四十九表其言互異、至須與眉、則載記並未之及、惟祖庭纂要、謂孔子眉有十二采、孔叢子述子思之言、乃云先君生無須眉、天下諸侯不以此損其敬、何歟、亦信然其說、謂先聖素無須眉、今世所傳先聖之像、頷頰間須髯甚盛、謂皆吳道玄誤筆也、第今闕里有先聖行教小圖、又一如吳道玄筆、豈先聖後人所傳、亦可云誤筆也乎、案左氏傳魯昭公七年、孟僖之病、命其子學禮于孔子、其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孔子生魯昭公二十一年、至是年僅十有七耳、其為當時尊敬如此、故孔叢子所云者、謂先聖雖少年未有眉須時、天下

候王不敢以為幼稚而押之非真謂無須眉也案方言東齊謂老曰眉此言无須眉者猶言未須而老也若作眉毛之眉則誤矣夫无須尚可信至于无眉豈可信乎

張萱云寒食節上墓其制未見于古獨鄭正則詞享儀曰孔子許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則四時皆可上墓矣五代史帝紀云寒食野祭焚紙帛亦止言野祭未嘗明言上墓惟唐之開元禮上墓以寒食日用拜掃礼此後世寒食上墓所由起也夢華録乃云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享墓又非以寒食也此則風俗之不同耳余里中上墓皆以清明重陽二節獨清明上上墓史以烏飯其法以清礬漬米擣楓樹葉染之亦非無謂零陵總志居人遇寒食節以桐楊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光食

鈍下卷

之貧陽気道家請之青精乾石䭀飯楊羲與許遠游書故服䭀
即此物杜甫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鄭畋詩潤明青䭀飯
光潤碧霞漿米里中烏飯此即法也芙第古人雖有此法非以上
墓上墓設烏飯豈以爲特食之意乎

史記始皇本紀曰夫寒食者利裋褐漢書貢禹傳裋褐不完班
彪王命論思有裋褐之襲注裋褐之裋音樹謂僮豎所著布長
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荀卿淮南諸子亦有之皆音樹絕無言短
褐者杜詩顛倒在短褐恐是誤刻

漢武帝祭宗廟以鷲當梟董仲舒不可謂名實不相應梟非難
得之物鷲與梟大小相應或必有說俟之博古者

元俗帝王送終之具梡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合爲棺置體于

中加髹漆畢則以黄金為圖三圖定送直北寢園之地深埋之用萬馬蹴平俟青草方解嚴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識遺迹此亦古人不封不樹者之遺意也

今俗過信堪輿多停棺于土上以磚石甃之至數十年遠猶不葬埋者徽郡為甚今閱通典亦有假葬三年即吉除服議晉郗詵母亡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是假葬雖聞于古然而非禮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從吉可令衛瓘見乎見疑耀

宋初有内庭日曆樞密院録送史館所記不過朝見辭謝而已景德中始詔王旦楊億等十九人採大祖太宗兩朝史天聖四年詔呂夷簡宋綬陳堯佐等加入真宗朝史共為一百五十卷

七

馴

王珪蒲宗孟李清臣又撰英仁兩朝史為一百二十卷非魁準

而是丁謂、蓋祀之神宗詔旨神宗又使曾鞏合纂五朝國史、曾

鞏以憂去紹興末李燾、洪邁始修神哲欽徽四朝史邁奏四朝

諸臣雖貴顯而無事迹可書者、用遷國史劉含薛澤許昌例□

為例傳、書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後有趙牲之李心傳陳均等

書、皆編成年也、遼有室昉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耶律嚴等所記

金有完顏勗宗弼紀石烈、良弼王若虛等所紀

自有九經以來、鐫于石者有十四種而始之者東漢也世鮮有

能詳者故論列焉、　漢建寧閒蔡邕以八分書七石經而其文

則諫議大夫馬日磾、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郎

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校定者也洛陽記曰、石經五部

枚 下同

碑凡四十六枚，三行分樹于太學之前，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共碑二十八枚，時十六枚存，十二枚毁，南行禮記碑，共十五枚悉毁，然尚有可讀者，東行論語三碑，而二碑毁矣，是蔡邕所書四十六碑，此特毁者已十八枚，而存者尚有二十八枚也，然亦止有周易尚書論語禮記公羊傳五經而已，隋志乃云鐫刻七經，皆蔡邕筆，豈建寧至隋時尚有七，而記洛陽者，未及見耶，七經之外，皆不書，豈其力有未及耶，方仁聲泊宅編，石經跋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而邕所書石經乃八分，仁聲誤以為三體，不知三體者，乃謝承書也，東漢書儒林傳注，熹平四年，又詔謝承書五經鐫碑，乃古文篆隸三體，其碑高一丈許，廣六尺，駢羅相列，與邕碑不同，水經注又

云漢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列于講堂前予案建寧熹平光和皆靈帝年號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和六年是十六年之中三書石經矣然熹平石經雖知為謝承之筆而不知所書為何經何體即書者亦不知其為何人矣豈邕所書七經之外未書者熹平續書之熹平未書者光和續書之若然則東漢石經蓋十有七矣夫邕之石經八分也承之石經三體也光和之書不知其書為何體然三石經想亦不出五與七之外其間必有重書而其文必有互異者今三石經皆亡無從考據唐經籍志又有蔡邕今字論語二卷而隋經籍志則一字論語二卷即今字本不言作者姓名後人遂以唐史為誤然其書久亡亦窮經講古之一憾也

魏陳留邯鄲淳嘗書三字石經于漢碑之西亦列漢之三體也然未詳其為何經正始中又有一字石經江式曰魏嘗立二字石經其迹已亡亦未詳經為何經筆為何人一字二字之為何體也

晉裴頠嘗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唐開成元年鄭覃奏言宜準漢舊事鎸石太學示萬世法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之凡九經共百六十卷亦不知為何人書大曆中司業張參又承詔校定五經鎸石太和六年又勅唐元度覆定石經并孝經論語為九經凡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則開成九經未收孝經論語爾雅而九經者不知何經即太和九經自孝經論語爾雅外其六經者亦不知其為何經也但太和字體太乖師法

名儒宿學多不窺焉是唐有兩石經也李陽氷又別刻石作篆
偹書六經後不果其所偁六經豈即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傳禮
記及周禮耶今內閣所藏有孝經二冊乃唐元宗八分書天寶
四年國子祭酒李齊右摹勒上石完好如故蓋宋搨焉
僞蜀相毋昭裔嘗取唐太和本琢石于成都而文與唐本小異
孝經詩語爾疋則廣政甲辰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楊鈞孫七逢
吉書尚書周德政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
公羊穀梁二傳則宋皇祐閒田元均補刻孟子宋宣和閒席叔
獻補刻皆未著書者名氏闕續志宋紹興閒席益嘗刻禮殿聖
賢圖于成都石經堂豈益即叔獻耶春秋傳亦不知為何人書
而于諱字皆缺其畫此必孟蜀字筆與兩省秘閣藏書有蜀本（也）

石經、周易三冊、尚書三冊、毛詩八冊、左氏春秋三十冊、公羊七冊、穀梁七冊、禮記十四冊、周禮八冊、儀禮十冊、孝經十冊、論語三冊、孟子三冊、爾雅三冊、完好如故、獨左氏春秋不知何人書。宋致和元年、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石經、又以上所書論語刻石國子監。仁宗又命以易詩書周禮、記、春秋孝經作篆隸二體、刻石于大學兩楹、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時與南仲仝書者草澤章友直、殿中丞張次立也、國子王洙乃言刻石經已十五年矣、止完一孝經耳、尚書論語見書鐫未訖、乞促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紹興十三年、內出御書左氏傳及史記列傳周易、令臨安知府張澄刻石、十四年又出御書尚書毛詩、十六年又出御書論語孟子、皆石刻立、

于太學然御書間有困倦輒令憲聖吳后代書與御書毫不可辨是紹興石經不皆高宗筆也趙主御書惟高宗字最勝而憲聖能亂其真亦彤史中之希有矣第自古講石者惟經而紹興獨鐫史記列傳此尤旁書千載特達之知也

張萱曰昭德讀書志所錄石經皆有書人姓名獨孝經云不知所作何人余閱他書乃知孝經張德釗書也德釗曾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

劉公嘉話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一夕適次進士上須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武帝敕魏文于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非殷鐵石也又一說武帝嘉鍾由書

而秘書省所藏鍾由真迹甚多，獨年久漫滅散壞，乃令興嗣韵之為千字文，未知孰是。今世有鍾由千字文與興嗣所韵者不全，乃後偽撰也

今人皆知臨池家，而不知元常；有同學友胡昭，又不知元常與昭，皆受書法于劉景升也。董北苑曰：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胡皆其弟子，昭肥鍾瘦，各得一體，取今景升遺迹絕無存者，藝文志有劉表，亦已久亡，獨三國志載表與表尚兄弟書，其筆力不減蔡崔之流，而表初又為黨人，在八及之列，其文行如此，宜乎書法之工也

漢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伏字犬外向，城皋令皋字乃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

全、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所宜齊同、宜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是當重字學之漢、而印章乃朝廷大信、獨差謬若此、況今不講字學之時乎、

古者天子未有璽、璽之一字始見于周禮之九節、有璽節也、鄭康成謂即今印章、止用之貨賄而已、節所以合之、而璽所以封之也、然掌之者小行人、非天子也、左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諸侯有璽始此、故秦以前民皆佩璽、金玉銅銀犀象皆方寸、各佩所好、至秦惟天子始得稱璽、諸侯而下皆不得偁璽、而曰印、丞相將軍曰章、中二千石亦曰章、千石六百石亦曰印、是章與印一也、皆古之璽也、而天子言璽、蓋自秦始也、然皆以組係而佩之、余嘗見漢銅印、扁而方、大僅一寸許、

紐中有圓竅以容組，業古今考，方回曰，印之背即為鼻紐，印之面即印文篆鐫字空處為竅，而以組穿之，是組又不穿于鼻紐也，豈用時即解去其組，而用縧穿以組耶，然余見漢印甚多，未有篆文空處作孔以穿組者，不知方回之說何据，又古者百官之印皆佩于腰，故曰弌二之組，南部新書，三十四司部官印悉納直廳，新郎官交印時，吏人係之于臂，以相係，腰係臂所以皆謂之佩也，楊虞卿為吏部員外部始置櫃匱加鎖以貯之，蓋今之印重而大，腰與臂非所宜，非貯之于櫃，蓋不便矣，是印之有匱自宋始也，若今之印有牌，以稽出入，有看吏主之，在宋謂之印司，則令之印牌，亦自宋已然也，

人皆知虞舜有弟象，而不知其兄與妹也，尸子曰，舜事親養兄

為天下法是舜有兄但逸其名耳許氏說文畫嫘舜妹正義作顆又作繫畫始于嫘故曰畫嫘列女傳舜母弟繫與二嫂諧是也故或云瞽瞍與象欲殺舜其妹嫘每為之解故舜得免但不知其與舜同母否又案世本曰黃帝之臣史皇善圖畫則作畫不始于舜妹矣事物紀原引周穆王傳穆王時其臣封膜作畫畫者誤也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鄧椿畫記又畫記補遺陳德輝續畫記米芾畫史湯君載畫鑒夏文彥畫評諸書皆詳畫所自始然亦止言有虞氏作畫而不言作畫者舜妹嫘也故詳著之案商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則知畫家自古有之傳真亦然世本之說近是必非始于舜妹也滕王蛺蝶圖歐陽歸田錄以為滕王元嬰余案畫斷乃元嬰之嗣王湛然昔畫蛺蝶雀兒曲盡其妙非元

嬰也、

臏、五刑中去膝蓋骨之名、齊將孫臏、爲龐涓斷其足、故稱孫臏其名逸不可攷、臏非名也、黥、墨刑在面之名、漢英布嘗坐法黥、人稱黥布、黥非姓也、今人不察而稱武官有繞臏並黥之語豈不可笑、

張萱疑耀曰、顏文忠公每于公牒背作文藁、黃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已爲人書鄭衛國風、復反其背以索靖體書章艸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嘗疑之、自有側理以來、未聞有背面皆書者、頗乃惜紙、黃或好奇耳、後幸獲校秘閣書籍、每見宋板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移文牒牋啓之故紙也、其紙極堅厚、背

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

疑耀云左丘明古今相傳丘明名左姓也偶閱一小說吳興地有名丘墓者一邨皆姓丘有大碑刻其族黨僞左氏即明之後云明為魯國左史則左者乃史官之名如左史右史之左而或乃姓明乃名也是必有所据案姓氏譜又以左為複姓明則名也未知孰是

世說曰俊冲文讀書半袁豹則筆端不滅陸士衡蓋惜其有而不學也若以半豹作僞頌語用似有未妥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古者君之全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氏以為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實出于此父嘉于孔子為六世祖父嘉之父即正考父父嘉之孫曰孔防父乃自宋犇魯不仕至其

孫叔梁紇始仕于魯受采于鄹古者以貴而後別為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第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之官此既不可曉且貴而賜氏於孫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為氏乃復以孔為氏此尤不可曉也予案孔氏從子從乚子者商之所封也乚者元鳥也契之母吞元鳥卵而生契為商之享祖孔者所以紹祥元鳥也今書字皆以孔為嘉美之偁以乚之生子為嘉美故鄭子孔名嘉亦若因以為氏者其說終屬強解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即以其字之義賜為姓者蓋後人因父嘉孔子孔名嘉仰說之以孔為嘉美義耳

古人偁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為之將

令詞臣立于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偁視草，不亦謬乎。

疑耀曰：今人偁給事中爲黃門，蓋始于漢，而不知誤也。余按漢輿服志，禁門曰黃闥，內人主之。黃門即黃闥也，內人者閹人也。漢給事中，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下，是黃門止可以偁宦者，不可偁給事也。但漢書儀，又曰黃門屬黃門令，日莫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夫曰入對青瑣門拜，則又非宦者，是給事中之呼爲黃門，自漢已誤矣。蓋黃門本宦者之偁，以其所司者黃門耳。給事不司黃門，而可黃門偁之耶。

周賓所識小篇曰：唐以來六曹尚書各有四司，以本行爲頭司，

餘為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之類是也。明初亦仍其職，但改本部郎中皆為總部郎中。洪武二十三年乃改吏部總司曰選部，戶部曰民部，禮部曰儀部，兵部曰司馬，刑部曰憲部，工部曰繕部。二十九年始定今稱焉。近見南京一儀部郎為人撰文，自稱曰總部，彼蓋止知禮部之有總部，而不知各部皆有之也。明初官稱與今異者甚多，余嘗纂為明初官制一卷。

張萱曰：妣，母；考，父也。父先母後，周齊侯鎛鍾銘，皇祖皇妣皇母皇考，既云妣，又云母，先言母，後言父，未詳其義。

又曰：今人朋友往來皆稱通家，宋以前已然。汪彥章誡其子恪曰：自我父及汝三世矣，未嘗與人通家。夫家者妻也，通家二字施于外姓實不可。

白樂天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今我不忍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

疑耀云、衛夫人者、尚書李充之母也、常以夫姓自偁為李衛。婦人自偁宜做之。

朕、音引、目瞳也。兆、灼龜也。二者著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韵注云、亏幺形兆、謂之兆朕。今人誤以朕為朕、又倒為朕兆。古无据。

朋友相呼以行數、唐宋以來皆然。其俗起于北齊張稷為豫章王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為張四劉五。前此未聞也。此等相呼雖疋、亦近于俗。黄山谷嘗避暑于李氏園亭、題壁云、荷舞竹風宜永日、氷壺涼簟不能迴。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

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見之言于坡公曰以先生為蘇二大似相簿公亦更容然坡公讀山谷煎茶詩曰黄九怎得不窮是以相當矣

古者婦人不偁名嫁後即以父母之姓偁之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偁姜宋偁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為女人通偁已謬漢有薄姬栗姬寵姬是又以姬為妾矣宋蔡京當國改公主為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與姬字不合豈以帝王之女可以為人姬妾乎宋人精于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為京之權所怵也

魏了翁曰皇帝王三者皆節惠易名之謚也人主生偁皇帝自秦政始漢高遂因其陋至今不改是生而為謚也故三皇五帝

三王皆後人所謚者。張孟奇曰。第今之有天下者。不偁為皇帝將何偁耶。安得復起此老而詰之。

張氏疑耀曰。譜系之學。我朝廢而不講。即講之亦必不能精。自昔已然矣。如賀自楚出。而慶亦為賀。來本郲後。而郲識亦為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于衛。孔張出于鄭。陳又有孔寧。齊又有孔虺。孫代所沿。而一出于商。一出于衛。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周楚之王孫。既異于衛秦宋之王臣。復別于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書矣。至于後世兵火飢荒。離析流亡。又有避諱避仇隨母改嫁假養寄冒之類。紛然雜出。如之何其考之。

古人名字。一族之中。且有相仝者。豈其族大且衆不相關耶。据

左傳魯莊公之孫有仲嬰者，而魯文公又有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公孫嬰齊之從祖，又且仝時而名仝何也。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為公孫段從父子也。士文伯亦范宣子之族，而與宣子仝名，見昭公六年傳，此不可曉。

張萱疑耀曰，介子推，燭之武，介與燭皆地名，非姓氏也。二人賢者，為國人所取信，故特標其地以异之于衆耳。如漢四皓皆以所居為氏，而其本姓竟莫可考。

又云，人名末有三字者，楊用修以戰國董之蘩菁是三字名也，不敢以為然。董之蘩菁之字，即用介之推、燭之武之字，猶云孫楊用修、楊之用修耳。

漢陳實，字仲弓，余嘗疑之，漢人名字皆相合，以弓字實有何意

義及讀洪适隸釋載賓壇碑君諱賓字仲躬乃了然知諸書皆誤作方第洪氏又謂躬乃借作方字用又何誤也

字學之難不特今人也晉人善書第不甚解字義如王氏父子名義字逸少名獻字子敬殊不可曉義有純義與逸何與獻有成義與敬何與父名義子名獻尤為可笑禮含文嘉曰義者獻也後漢書注蔡傳立斗獻獻音義禮器犧尊即周禮獻尊故叔獻亦作叔戲戲與義通（故義與獻通）父子並名豈可苟者義獻名雖異而義則全甚矣晉人之不識字也

韵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周人以諱事（神）人名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偁諱是名諱二字其别久矣今問人之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謬矣

禮記曰、共工氏之伯九州也、有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傳曰、共工氏有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句龍氏即后土也、厲山氏之子柱、能植百穀、故祀以為稷、是后土乃社之神、柱乃稷之神矣、至蔡邕獨斷曰、周棄生而能殖百穀、稷乃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此說為是、蓋稷之神、乃空名、非實指棄、與柱、社之神、亦空名、非實指后土也、又有祖社之社、冬官左祖右社、風俗通云、共工氏有子脩、好遠游、殁而祀為社、故出行者皆祀之、說文曰、祈請道神謂之社、晉嵇含社賦序、有事于遠者、吉凶皆名、是共工氏有二子、皆為社神矣、又有社日之社、亦實無定神、歷代皆以國家所乘五代行之運為之、亦無定日、杜工部社日詩用伏日事、姚令威叢話以為誤、不知史記年表秦

德公始年用伏日祠社，伏與社乃同日也，至漢乃有春秋二社，始與伏分耳，

后土后稷皆官名，后者，主也，即司字之變形，尚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呼其名而告之也，後世記之以祈穀備祭先代詒為紀念之人之意社神天子祭地于此諸侯祭其封內之土神于此日今中央帝黃帝其神后土此佐黃帝以定中央土旁未必是共工氏之後尚書甘誓篇有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之語、祖祖廟土神壇也可見夏時已有社、但不知稷之祭始于何時記之衰也，周棄絕之以棄為夏末時人、失之遠矣共工乃四凶之一見于虞書者未必能伯九州、至于能平九州者乃大禹末聞又有共工氏之子豈因鯀而設耶，禮記之不可盡信

人知盜跖為柳下惠之弟不知黃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因惠弟為惡故以盜跖名之，如秦越人曰，扁鵲亦軒轅時有神醫名扁鵲，秦越人能醫人，亦稱之為扁鵲耳，

張萱疑耀曰，案永州志，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永陵，禮記檀弓，舜葬蒼梧之野，司馬史記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

疑又載于家語皇覽竹書世記岳之洞庭有君山其上為湘妃墓古今相傳為堯之二女以妻舜者舜南巡駐于湘江二妃從征偕溺而死神游洞庭之湖故湖有黃陵廟以祀二妃詳具秦始皇本紀王逸楚辭章句遂以二妃為湘君與湘夫人而劉向張華羅含酈道元相承為萬世不解之惑乃樂氏寰宇記張叔範零陵志楊廷秀揮麈録吳格用九嶷考古並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壅漢水旋其下以象舜陵而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户而明朝布在祀典仍建廟籲詔案下二妃墓在黃陵廟西云乃漢荊州牧劉表所建明朝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予案尚書舜五月南巡狩至南岳即衡山也是歲八月復西巡狩矣溺死之說謬妄不足辨獨怪孔氏傳舜與陟方注亦

曰、南巡狩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夫尚書所稱陟方乃死者是在受終文祖之後而南巡狩在堯未死之時安得云舜以南巡狩而死于蒼梧耶、但舜葬蒼梧又見禮經與秦博士合、夫尚書聖經也禮經則出漢儒之手秦始皇時尚書猶在孔壁中秦博士未之見也豈其時始皇巡遊遍天下、百姓疲勞而博士輩託言舜以巡遊溺死警悟君心耶抑尚書未出、而讖緯百家熒惑耳目、博士亦妄言附會故傳禮者又附會之耶、或為之說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尚書所載舜巡狩在攝政時、安知受終文祖之後不復巡狩、故或復巡狩而溺死、亦未可知耳、曰否亦巡狩大典也、天子而溺死大變也、受終復巡狩而溺死、尚書豈有不明言以紀之哉、且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五十

攝行天子事六十一踐位故董鼎曰舜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衍刑汲汲不少暇乃攝政事至踐位後則惟責成于岳牧九官垂裳拱已而已孔子曰有天下而不與此自舜踐位後而言也豈復出而巡狩耶況尚書已明言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舜之死蓋百十歲也復巡狩而溺死耶說者又以陟方為巡狩韓退之乃云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為死也陟方乃升遐乃死為章句故沉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書云在位五十載陟者紀舜之崩也何謂南巡耶他傳又云舜伐苗民崩于蒼梧夫伐苗者禹也已竄三危矣何得勞無為之舜于耄期之時耶都玄敬聽雨紀談乃疑舜塚在零陵之九疑而九疑在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冀

西域內去九疑又數百里書曰舜南巡狩至于南岳又豈幸九疑遂崩而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于鳴條在東方夷服今又不聞有舜陵是玄微亦有疑而不能祛者也羅長源曰象封有鼻祖墓在焉與有鼻者有庳也即今道州九疑之墓或象塚耳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所葬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商均從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為舜陵耶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琯十二枚呂氏春秋歎延君大戴禮伏子賤尚書大傳許叔重說文應仲遠風俗通陳晉之樂書范蔚宗後漢書皆言昔西王母獻舜玉琯注云西王母神也曾伯端集仙錄亦云舜在位西王母獻白玉琯以和八風則白玉琯乃舜之寶（器）明矣胡為乎藏

于零陵哉。无乃帝舜諸子分封巴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成周錫封之制，而商均則得白玉之琯，遂傳流于零陵耶。又案舜陵載在山海經者非一說。海内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又大荒南經帝舜葬于岳山。又海北經有舜臺，臺即陵也。又海内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山海經世稱伯益作，而長沙零陵乃秦漢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渺不可信矣。朱晦菴[illegible]舜祀記蓋已疑之，曰舜死蒼梧無明文可據，獨未為之辨耳。司馬光詩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巡狩，迢迢渡湘水。似為得之。是舜之不死于南巡狩，與不葬蒼梧明甚。彼洞庭又安有二妃墓哉。嗟嗟。禮有三不弔，溺其一也。以大聖人而誣以不

帝之灾萬世下卒未有能辨別之者不亦悲乎若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然曰帝之二女而已未嘗明言誰之女也豈以堯典有二女之文遂以洞庭二女即堯典之二女耶郭璞少斷其妄曰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偁湘君因引禮記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此亦足為考古一快獨惜舜不葬于蒼梧璞亦未之辨也羅長源復曰虞舜晚年已禪禹矣南巡之舉總之伯禹則二妃必不從舜于蒼梧況存中繼其說舜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宜復偁女信若二說是舜且未嘗南巡狩則尚書亦不足据矣又云即令二女從舜其靈長鑒通元方尚能為工龍裳捄升廩之難豈不能自免風波況二女乃帝舜之配不應降附小水為夫人故當以此女為天

帝之女夫鳥工龍裳乃迂怪之談既不足据而帝妃不可降于洞庭小水為夫人天帝之女又可降于小水為夫人乎此王逸韓愈力辯之似得其情也羅長源又為之說此二女當為舜之第三妃所生是舜之二女也舜之第三妃曰癸比氏舜之二女一曰宵明一曰燭光其說亦有所昉山海經有言舜妻癸比氏所生二女處河大澤其靈能炤百里然亦未明言處于洞庭也長源又定以河大澤可為洞庭耶陳士元心叔亦該博者其江漢叢談乃謂湘祠為舜之二女黃陵墓為癸比氏所葬而以山海經之言為實至引陵氏士規黃陵廟詩帝子不知春恥去亂山無主鳥空啼帝子者謂舜女也此又信山海經之過也于按竹書紀年舜即位三十年而后育卒后育者娥皇也葬于渭汭

王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均舜崩之後曾隨其子從
封于商故曰商均商州有女英塚至唐時盜乃發之今平陽府
蒲州南十五里曰蒼陵谷者亦有娥皇女英冢絳州鼓堆祠神為
婦人像詞中石刻亦云舜之二妃夫渭與商與絳必有一焉然
皆非楚地則岳陽之湘妃墓非女英之定明甚獨盜所發女英
冢乃多得大珠瑪金玉盌又似與茅茨土階之居不侔則不能無
疑者竹書云鳴條有蒼梧山舜崩遂葬焉案今山西平陽府即
古河州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岡一名鳴條陌舜
墓具在孟子曰舜卒于鳴條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鄭康成以
鳴條為南夷地謬之謬矣但古今地里諸志鳴條之地並無蒼
梧之山豈古之河中地或有蒼梧而世代綿邈圖牒失真遂不

可考、記禮者或牽會竹書、與竹書之或坿會禮文、皆不可知也
余謂考古者當以聖賢之經為正、信漢書不如信孟軻氏、故舜
既葬鳴條、則豈南巡、斷非崩于蒼梧、二妃一葬于渭、一葬于商、
或葬于瀟洞庭湘妃、豈得云舜之二妃、楚辭所稱湘君湘夫人、
信如景純所核、斷非舜妃、亦非舜女也、近代撰楚通志者、皆博
古君子也、亦未及詳考而是正之、不得不為之辨、
徐鑾曰、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三十
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
鳴條、五十年陟、此本文也、注云、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注係沈
約所述、隱侯博而旁涉、不盡據經、當由檀弓一語誤之、史記及
孔氏尚書傳疏、皆本檀弓、宋孫奭孟子疏、又本史記、孫又引書

傳云鳴條在安邑之西，而不能深辨，今天下傳蒼梧者三處[illegible]

蒼梧，今梧州；洞庭蒼梧，今岳州，鮑照賦所謂南馳蒼梧也；

九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今海州贛榆縣。粵西舜祠無謂，已不

待辨，洞庭蒼梧之說，至今牢不可破，然宋均作冀，孟已嘗疑之。

困學紀聞引呂氏春秋舜葬于紀，以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

紀城，以附會于呂覽及竹書注海州之說，愚以為此亦穿鑿好

異之說耳。竹書文最古，縱有附會傳訛，亦不出于漢儒之手。据

尚書五十載陟方乃死，似總言舜卜受禪後，偏陟方岳乃崩，如

竹書三十二年所云，紀其大政，非必以陟方為舜崩之年也。九

疑舜墓，千古以來，就知其處，特衡岳舜所南巡，今有舜祠，理為

近之。海州蒼梧山，紀載幾湮，絕無舜墓舜祠遺址，豈有帝都冀

方而葬于海㢑一隅，苦紀小國，春秋時且為附庸，唐虞時當甚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岳通都，乃之窮海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此乎，惟孟子卒于鳴條，與竹書四十九年帝居鳴條語合，故當以孟子為信矣，又有帝王世記一說，有苗氏叛，舜南征崩于鳴條，殯以瓦棺，葬于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為零陵，謂之紀南，虞書，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即在三十四年，禹受命神宗之後，與紀年所載無異，越十五年而帝始陟，親征而死，既于誕妄，瓦棺殯葬，乃周人以葬下殤者，而以譏帝制，抑又誤矣，禮經蒼梧一語，或出漢儒，且蒼梧既无定名，安知鳴條之野不有以蒼梧號之地耶，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即今平陽，則古蒼梧即鳴條地，可為一証，如云楚之蒼梧，則丹朱帝統

舜南巡而葬此耶、舜葬之說明、則湘君湘夫人堯女舜妻之說、不攻自破矣

海内神祠惟太山碧霞元君最盛、馬端臨通考太山絶頂舊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泉水壅溷、宋真宗登封先營頓置泉忽湧出、清澈可鑑、味甚甘美、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既成、上與羣臣臨觀、傍砻石爲龕、祭焉、(見通考)

李謂瑶池記謂黃帝建岱岳觀、嘗遣女子七人、雲冠羽衣奉香火以迓西崑真人、或曰元君或亦七人中之得道者、與織女名天孫而岱宗亦名天孫、豈以此耶、李白遊太山詩、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似亦有據、

此卷所證故祀件極多可刪也